

边上

站在 黄沙梁 边上

站在黄沙梁边上

刘 亮

亮

程 苓

著 注

在
黄
沙
梁
边
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刘 桂

亮

程 苓

著 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站在黄沙梁边上 / 刘亮程著; 桂苓注.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329-2029-1

I. 站… II. ①刘…②桂…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当代文学—散文—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 I267 ②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63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4.625 插页 / 2 千字 / 190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有关黄沙梁	1
我是一块叫刘二的土块	1
风吹乱我	4
只有故土	6
一个人回来	8
在一根木头旁成长	11
整个白天村庄都在生长	13
踩一脚牛粪	15
刮风	21
树会记住许多事	25
一场叫刘二的风	27
只剩下风	32
一截土墙	37
我挡住了什么	43
风把人刮歪	48

站	那时候的阳光和风	56
在	风是个大东西	60
	我年轻力盛的那些年	63
黄	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66
	成长	68
沙	剩下的事情	71
	它们	78
露	孤独的声音	78
	最后一只猫	81
边	牛怎么想	83
	它们把人叫啥	85
上	狗这一辈子	90
	狗全挣死了	92
桂 刘 / 亮	老鼠应该有一个好收成	97
寄 程	与虫共眠	104
注 著	通驴性的人	107
	逃跑的马	116
	扛一把铁锨	120
	木桌上的晚饭凉如往事	120
	扛锨回家的影子像一渠水	123
	一顿晚饭	129
	对一朵花微笑	133
	一村懒人	138
	在村外的野地上闲转	140

我的树	141
别人的村庄	142
无事的人	145
都长啥模样	145
活是人干出来的	147
生活中的美事	149
大地上的事情	151
老黄渠村的地窝子	151
最大的事情	154
住多久才算是家	156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159
木匠	161
坑洼地	163
大地上许多东西无人认领	167
我们家的事物	169
坡上的村子	169
那些鸟会认人	174
我们家的一段路	178
远远的敲门声	186
生活把一个人用坏了	190
家园荒芜	193
背一捆柴回家	193
一个人的荒凉	196
谁喊住我	199

站	谁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	202
	永远一样的黄昏	210
在	老根底子 (用旧一样东西)	214
	比早晨更早的一个时辰	218
黄	咋活都是一辈子	222
	闭着眼睛所见	233
沙	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	240
	一些日子扔在了别处	246
震	我的死	254
	有人死了	262
边	一堆柴禾	278
	我改变的事物	286
上	给城市上点牛粪	293
被	多收些粮食等一些人	300
划	被鸟压弯的一棵树	313
亮	劳动是件荒凉的事情	320
苍	清点人数	326
程	共同的家	337
注	捉迷藏	349
看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	365
	扛着铁锹进城	381
	阿格村的夜晚	390
	一个村庄的最后一件事	393
	胡长的榆树	434

有关黄沙梁

我是一块叫刘二的土块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小村庄对我的一生有多大意义。它像做一件泥活一样完成了。在我像一团泥巴可以捏来塑去的那时，它把我顺手往模子里一扔，随意捣揉一番，一块叫刘二的土块便成形了。在那一刻，我还有许多重塑的机会，如果它觉得不满意，可以揉扁，洒点水，重脱一次、再重脱一次。但我知道一个村庄不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一个人的身上，尽管一个人可以把一生时光耗费到村庄。可是现在不行了。土块已经变硬、成形。我再也无法成为另外一个人。甚至，无法再成为别的地方的人。尽管我以后去过许多地方，在另外的土地和人群中生

一个人的成长，是脱坯成胎的过程。砖坯到砖的烧制过程，如同蒸一锅馒头。砖有时怀想，经火之前的模样。脱砖烧瓦都是有力气的男人活，垒墙、盖房、娶妻、生子，一砖一瓦拉家带口当知生之不易，如同一米一粟的得之艰难。女人的丰收在打谷场上。

生命就像印书呵。日子每天都一样，制好的版一式几千份几万万份，每一页都一样，连错都一样。我就真希望自己那一张有了小小的皱折、缺页、卷边——小小的不同小小的不凡。即或是错、是残缺、是前言不搭后语。我宁愿生命那点小小的混乱，然后夜晚灯下有一双手细心地挑开、压平，用剪刀修补。即使不能修复，但那种修剪心性的细致温柔我会体察得到，而伴以小小的感激之忧。

别处的落日像圆圆红脸蛋的小时候的自己，在秋风起时，暮霭落时，静静揉进十几岁的记忆。别处的落日是夯下的铜锤，砸碎我们关于过去与未来对

活多年，他们最终没有改变我。在我对许许多多的人生目标感到无望和淡漠时，我发现自己正一步步地走近这个叫黄沙梁的村子。

这个村庄我是那么熟悉却又不能全部看清楚。它深埋在我记忆的无边长夜里，黑黑的一大片。有时某个角落突然亮起一盏灯，我便看见一两间似曾见过的土房子、一段许久未走的路。有时好像月亮出来了，隐约照出村庄的轮廓，模模糊糊的人，一群一群的，来了又去。田野里的庄稼也是黄了又青。有时我一动不动坐在村边的渠沿上，看太阳落地。身后的村庄一片昏黄，一片动荡。再过一小会儿，太阳便全落尽了。一个村庄的一天全结束了。明天，早起的人和牲口还会将落下的尘埃再踩起来，踩得满天空都是。还会有那么多人劳忙到日落时分。还会有一个人，坐在村边的大渠沿上，一动不动看着日头落地，就像看着自家的一只羊进圈，一个亲人推门进屋。在好些年里，好像谁安排了他这样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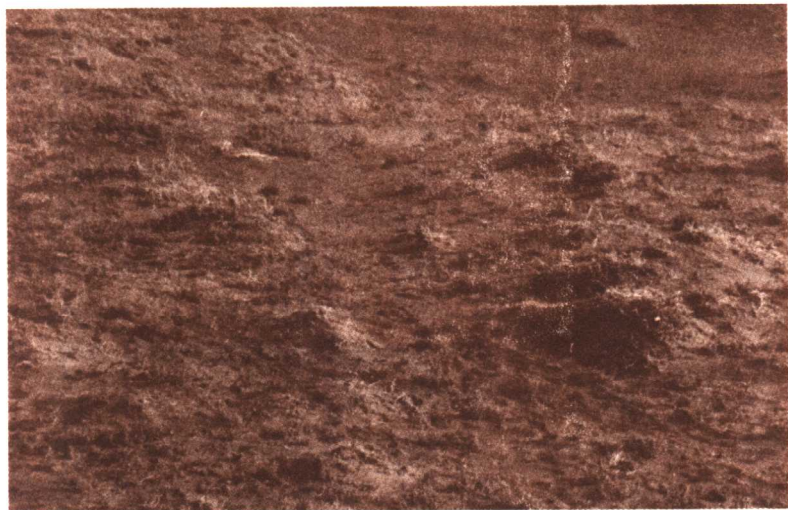
“太阳要落了。”话到了嘴边又被我收住。这句话在我腹腔内强烈地震荡着，我没有说出它。这是一句废话。我说不说太阳都要落了。太阳落到牛车后面，我没什么可看的，除了就要落地的太阳，除了整个下午都

在缓缓沉落的太阳。我不清楚此时此刻的天地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我只知道太阳要落了。它就要落了。

这是别处的一次落日。在孤独无助的三棵榆树背后，落成另一种景象。太阳落地的声音在一个外来人心中，发出强烈巨响，别人听不见太阳在他身前身后落过无数次，它每天都落，所以不算啥事了。可是每天的太阳都落了，都落了，这还不是大事呢。

故乡的所有念想。落日夯下去，月亮升上来。有人死去，有人出生。

半个月亮爬上来。十五十六的夜晚，月亮猛不丁地移上来，像半年不见的外甥侄子，一见之下蹿高不少。



风吹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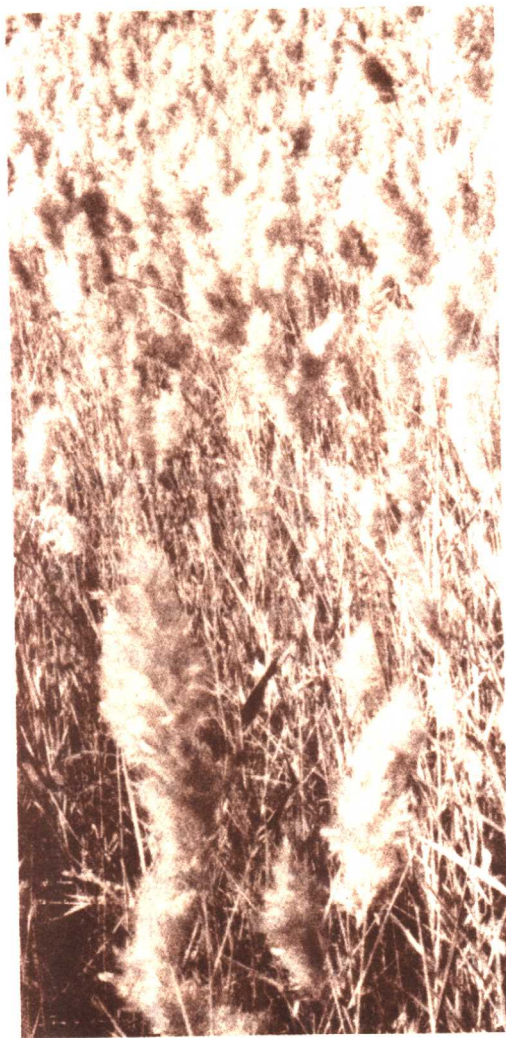
夜里，风雨大作。
院子里的东西瘪瘪怔怔的都易了主了，成了风和雨肆意作贱的玩艺儿。像一夜之间被屠城兵占的百姓，大部队车马人喧，骡马嘶鸣，百姓还是那群百姓，却已换了天上人间。

院子里的水缸、草料、磨盘、镢头、玉米棒、几棵树，似乎也是各司其职的一家人。

我记得我们是在哗哗的落叶声里离开黄沙梁村。满天空飞着叶子，拖拉机碾起的一长溜尘土，像面大旗向东飘扬。我记住那场风的颜色，金黄金黄。记住那些树在风中弯曲的样子，这跟每年秋天的风没什么不同。每年秋天，我们都在一场一场的西风里，把田野上最后的一点粮食收回来，最后一片禾秆割倒，拉回家码上草垛，赶到头一场雪落下时，地里的活已全部干完，一年就算结束了。腾空的田野里除了放牲口、落雪，再没有人的事情。

只是这一次，我们在这片田野上的活彻底干完了。我们扔下几十年的生活。不知将

要搬去的那地方的风会怎样地吹乱我们。



月光给它镀了银光，风声鹤唳的夜，却是一层沙尘细细洒落，静静地闪着沙砾麻质粗糙的微光。什么盛在院子里，都成了神灵所赐。再扛起昨日那把镢头，已平添了不凡的分量与使命，似乎已不再是锄草而是锄奸，是镢头自己给自己神化了。经风过雨的枣子、梨子更甜些，玉米棒苍老些，磨盘坚硬些，草料枯涩些，水缸壁上的青苔又浓了一层……什么盛在院子里，谁睡在土炕上，一夜之间滋生了无比的力量，却不言之中言说了一夜风雨瑟瑟的秘密。

什么睡在院子里，被小狗舔了耳垂，被小狗尿了裤脚，鱼肚白的天光把谁第一个叫醒。

只有故土

拉开门，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风寒料峭着我小小的身子，远远近近的树摇曳着风沙的况味，扑头盖脸地灌进一屋子的乡愁。风沙起起落落之间，该怎样安置我那万马齐喑般潮涌的情怀？

十几年的梦里，仍一次再次出现老家

黄沙梁，我熟悉你褐黄深厚的壤土，略带碱味的水和干燥温馨的空气，熟悉你天空的每一朵云、夜夜挂在头顶的那几颗星星。我熟悉你沟梁起伏的田野上的每一样生物、傍晚袅袅的炊烟中人说话的声音、牛哞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在黄沙梁，我夕阳一样熄灭的目光会在第二天早晨，重新照亮村子。散落尘间的音容笑貌是一粒粒的种子。当我小时，我又回到你一年一度、生生不息的轮回中，回到你最初的充满幻想与欢喜的孕育中。回啊，如果有第二次，如果真有第二次，我还从你这里开始——像再长出麦子和玉米，再结出苹

果和草籽，再开放兰花和月季一样，让你再生出我。

我的故乡母亲呵，当我在生命的远方消失，我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回到你这里——黄沙梁啊。

我没有天堂，只有故土。



和旧院落，斑驳的老木门无声地开了，还是那些摆设无声地显现了，院子的落叶厚了，沉积了，软塌了腐烂了，雨水的霉苔气息，烂叶子烂苹果的气息浮动上涨满心胸，可是你不在家，父亲不在家，十几个笑语喧哗的姐妹不在家，牛儿羊儿狗儿猫儿小鸡小鸭们不在家，心里很惆怅。麦田里一头牛犊安闲地吃草，路上风霜满脸的汉子是十几年前风华茂然的语文老师。

母亲，设若我们可以重新铸造自己的命运，风沙来时，我定是蜷伏在乡下老屋的炉火旁。

一个人回来

一个人回来，多少年的旧事与回忆，陈谷一样撒在地里长出癞唧唧的芽来苗来。傍晚，微风拂面，一棵棵小苗小叶子薄得纸片一样，没多少绿色。

一个人回来，还未长大的我自己，搬着小板凳在路口等我，背着算盘和旧书包，问我，将来我能走多远？而老掉的自己则袖手

我突然出现在村子中间的马路上，晕乎乎，仿佛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多少年，这一刻突然看见——一个长大的、正在老掉的自己，站在马路上，一副茫然样子。

村子少了许多东西，光秃秃的，有点不太像黄沙梁。天空也像少了许多东西，空空荡荡，我顺着马路一边往北走，走过一院拆掉的破房子，站下来看了看，是孟照家的房子，不知他们搬哪去了。太阳就要落地了，还有半房高。这时的太阳就像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个人，面对面站着，手伸过去，能和平射过来的夕阳亲热相握。许多年前我握

住这里的缕缕阳光。我知道每天每天的太阳，从哪几株芦草间升起，又从哪一棵榆树旁落下去。

空气中黄黄的满是尘土。

一个人早年蹶起的尘土，在他回来时开始慢慢往下落，落在脚下和身上。没碰见一条狗。也没听见狗叫。也没有人喊人的声音。仿佛一天突然停住。我觉得头有点重，头上像落了许多土。

应该有一个东西出来迎迎我。哪怕一只鸡、一头驴。可是没有。只有尘土慢慢往下落。太阳落在村外荒野，像一张远走他乡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望得有些伤感。在这样一个黄昏里，我想一个人回来，和一粒尘土落下，是一样大小的事情。

我见过几个已经死掉的村庄，啥也没有了，只剩下几堵断墙，被风吹得光溜溜，像骨头似的。在一个断墙上还立着一截烟囱，从远处看就像墙上站着一个人。我在这堵墙边站了一阵，墙上的烟道还好好的。我想点一把火，让这个烟囱再冒一股子烟，转了一圈，连一把干草都找不见。啥也没有了。这个死掉的村子在黄沙梁西边的荒野里。没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在黄沙梁时我经常梦见那地方，我被人追着追着一下飞起来，有时落到那些断墙上。地上全是月光，

坐在黄昏的夕光里牵眉牵眼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

一个男人回家，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像千里征伐的战士衣锦还乡。

免王寺已没有什么在等我。早年的一群东挠挠西挠挠的鸡，两只被母亲当一对鸳鸯来养的公鸭，房檐的燕子窝和枯零的秋草，用旧用秃了的扫帚，磨光磨滑的门闩……惟有一只花猫贴身小棉袄一样被带到了城里那个家。而一只我给拍蝇蝇打扇扇的老牛，它留下了什么，有没有儿女？如果是一个人，他没有了，至少他还有儿

女或别的家人，还有他住过的屋，睡过的炕，吃饭的碗，掘地的锨……而一头牛，能留下什么，除了今日想来仍令我心酸的那一副纯良、安宁与关爱的眼神，以及鼻翼在我手指尖上磨磨蹭蹭嗅嗅闻闻的温度。

尧王寺小镇三家人家，一间代销店。三家人家很吝啬，喝口她家凉水都心烦，不是藏馐子就是一只铁桶干干的。其中一个女人整天眉头皱皱的，像吆喝猪一样吆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小学校建在这个没人气没人味的地方——渴了找不着水喝，下雨找不到屋檐。更别说冬日晚归的夜路一路游走跳荡着幽幽鬼火，那无数个冻白的早起的清晨。

厚厚的像一层一层的锈，我跳下去，月光能没到腰部。有时那地方出现一大片房子，一间连一间，我无意中迈脚进去，推开一扇门，再推开一扇门，越走越深，越走越害怕，我想逃出去飞掉，一伸手臂就碰到房顶。房顶上木头纵横交错，像树根一样。

